

久貴這個人與他的朋友(暫定)

清晨，東邊山腳下，無名溪上無名橋畔幾步路距離外，方形水泥建築物內時常可見到三五位老婦人，圍坐於剪作一半高的鐵皮汽油桶旁、烤火：無論季節變換的冷熱，隨著或多或少，添加柴火的黑煙裊裊焚成縷縷白煙緩緩飄搖升起或旋轉；譬如伊們為人妻為人母的生活、日子、故事，加上伊們童少時聽自阿公阿嬤與厝邊隔壁說的古早古早、從前從前的故事都嘛早已成了灰燼，層層疊疊，混合積厚了，拿著手鏟一鏟子一鏟子掏出、堆在汽油桶一旁，等在菜圃翻土，挖做播種菜籽壟溝時再用手一捧一捧、撒上，既可殺蟲子又可當肥料……老婦早前偶而也會抱怨這一吸熱易，遲遲散熱的方形水泥建築而懷念更早前使用漂流木做腳柱，以菅蓆、竹片編綁茅草做屋頂圍作牆壁的老屋，通風哪，雖然遇上強烈颱風時，就和部落／村落的茅草屋頂同個命運，牆壁一片一片的隨風飛舞、盤旋於豪雨中，掠過同樣隨著風速秒 30、40 米強烈風流猛烈忘乎所以忽左忽右、翹上盪下搖盪的竹叢、麵包樹、樟腦樹、毛柿樹……檳榔樹，看在孩童的眼裡既駭嚇卻又於瞬間幻化成驚喜的張口狂呼；飛呀飛呀飛呀！吹啊吹啊吹啊——突然，前前後後，霹靂啪啪樹枝樹幹斷裂聲(甚至大樹連根拔起喳啦倒下)，這才嚇得孩童咻的轉身竄入(忙著防颱堵漏的大人早已喊叫不知多少回了)，或許不知啥時候也可能隨風隨雨坍塌的屋子裡——

有一年的強烈颱風名字叫作溫妮是吧？同是那一年，隨著家人逃難，來到西邊山下蔗工村的蕭木在校園操場，淋著嘩啦大雨，眯著眼雙臂展開，逆著風，碎步慢跑起來；嘴裡發出只能自己聽得的嗚嗚喔喔聲音——繼而，竟跨過操場外橫木條綁紮的圍牆，同樣的身姿碎步(啊迎風飛翔嗎)穿進大片大片隨風前後左右大動作搖盪舞擺的甘蔗園間的牛車路，不一會兒——據後來當時正忙著給校長宿舍門窗敲釘防風板的黃姓校工說了：啊，我正在釘防風板時，也要隨時注意四周圍的樹枝萬不一給吹斷了、射過來射著了，那就慘了。正好看見那個死猴困在操場(說著話時學起當年所見情況，按呢按呢)，我喊了幾聲他當然聽不著的，風雨那麼大，心想，等我工作做好來才要過去罵他幾聲叫他回去，誰會知他竟然跑進甘蔗園……

而今，俱老矣，歲數愈加愈重，壓得背脊撐伸難直，雙腳疼得只能踩著蓮花步，緊咬假牙嘻嘻吱吱吸氣呼氣，人人都曉得嘛，要活就要動啊，隨處隨意蹠踏，久來成自然，早晚午時，沒確定哪幾個人就坐到油桶旁，添幾支還潮著的柴枝丫橫豎放到火星上，呼呼吹幾口氣，沒一會兒就開始冒起灰煙，冉冉升起；話家常同樣的有一句沒一句的接腔，偶而，也會蹦出嘻哈開朗笑聲，宛然，隨著笑聲抖落了幾層老皮，微微顯露卻是久久匿藏的春天——曾經有過的春天夏天秋天，

而今，這冬天可真的是沉重哪，啥都挺不直呀這身軀；啥物看起來都朦朦朧朧呢這眼睛；可啥啥啥的可都清清楚楚擱在心頭嘍！就拿眼前往西邊山望去的這片一千多甲的哪一區哪一番甘蔗園地，沒踩過！講也不畏，更有其他哪……

晨霧愈來愈濃，由南而北，緩緩的游移，上下拓散，終至，有如簾幕垂下，啥的都隱蔽在幕後……

蕭木這個人與阿基咕

所有的故事都有一個開頭，雖然，故事的開頭不盡相同；這裡所謂的開頭不盡相同僅只在落語不同，而開頭就是開頭了，不是嗎？勿論用著怎樣的八方四面話語、敲鑼打鼓、絲弦擊板、且說說又唱唱……形式扮勢各有，無非在於一個，譬如「啊哈——話說」也算是開了頭，給了閱聽者暫時、逐漸逐漸恬靜下來。一般而言，說故事的人都是活著的：因為，死人是不會說話的；卻偏偏說這故事的是個死人——可不是，「話說從前」的是個死人(未死之前所說的，只是那時候沒人聽得)，接續說的也是個死人呢(的確是死了的)：誰說死人不會說話？

譬如：啊沒，你是死人喔一句話都未曉得講、遇著有外人你話就講未出來喔？——這是一句在咱們小山村流傳甚久，到現在都還時不時的在村民口裡冒出來，只是少了十幾二十多年前歲數約在六七十、八十的老人聽著這句話時都會興嘖嘖的說了：知不知這句話的源頭沒？話落隨即又話起……誰說死人不會說話？

寫小說不同做學問的吧，當然：中國元曲或章回小說所見的楔子，可寫成一本書，那是十年寒窗學問家的事兒。《辭海》的解釋是：物有罅隙，入物以補其缺，曰楔。元曲體制，每本以四折為原則，其有餘情難入者，別為一節，止一、二小令，加于折首或插入各折之間，名曰楔子；蓋為補其罅隙之義。小說之引端亦曰楔子。以物出物之謂也。也就是說，以甲事引出乙事的意思。那麼，抄錄這幾行釋文的用意，不就很清楚的藉著「以物出物」替換「用一個死人的話當楔子卻引起另個死人連綿不休的話本」嗎？當然，這兒講的寫小說不同做學問云云亦或有待商榷之處；比如：小說以某人於某時辰無端打個噴涕這一動作啟頭，不也可以敷演數千或數萬字的嗎？又比如這篇小說卻是拿所有的故事都有一個開頭來開頭一樣，寫上幾萬幾十萬也是可能的喔。

又譬如：石定仔都已經死去作神了，自然不會有人記得，他是在某年某月某日幾時幾分、是否落著陰陰冷冷、濕濕漉漉令人縮肩弓背的冬雨；或者太陽

晒著浪型鐵皮屋頂叫人鬱卒得要抓狂、要跳進嘎啞啞溪頭冰冷得和冰箱裡一樣溫度的水中才能消暑的日子。啊，石定仔的話母呢誰人記得？誰人還記得那時候，他得經常騎著老爺機車回紅頭山（咱鄉第一公墓）再上去半小時路程的家，幾次在林子裡看到的情景轉述？有關石定仔的死有多種說法，這裡再加上一說：村子裡幼兒園的林老師說了，那時候石定仔已經中風，幾經村裡的頭人出面說項，才「被」送到縣城的老人安養或是收養院。因為他過去與人相處都無所計較，嘻哈咕嚕之間幾杯紅標米酒下肚更是人人你兄我弟，唯恨人肉不好嚼食，否則割小腿肚肉給大家配酒亦不會皺眉一下！於是人人亦樂得和這個他們抹拭嘴邊兒油渣之餘，還在背後稱呼**恹**人的石定仔交陪往來；因為他無妻無後，雖然入院後沒法再與眾人飲酒作樂，但念情懷舊的小山村村民總也三五時候結伴煮了肉糜，帶著一、二罐米酒到老人院探視：一邊，以綿球露酒滋潤石定仔顫抖斜敲、乾裂的唇瓣，同時，無所禁忌的講腔講卯兼說天文地理，喧嘩一陣後，留下石定仔啾吮著兩行鹹鹹淚水遙望窗外遠遠有如翠屏、漸漸隱入灰白色濃厚暮靄的中央山脈，心裡說著：人，攏是要死的，死有啥好驚的？死了後，要燒（火葬）要種（土葬）隨在人。但是，靈魂應該有的吧，飛上天（堂）亦是墜入地（獄），如此而已。真多謝村裡的人有念舊情，沒嫌麻煩，時常來看我——唉，扯遠了。也聽說，石定仔是吃著村人送過去的冬至湯圓噎死的。那是某某人飲酒時無意中說漏嘴的。而這以下小小部分所描述的，就是依當年同石定仔一起喝酒、如今也和他一起種在紅頭山的幾個老人所轉述且在村子裡流傳過一陣子的情景：

這是搭建於叢林中的舞臺，觀眾便是周邊的林木了。舞臺的佈置正如歌仔戲外台演出、用著三片帆布彩繪的佈景襯掛起儼然金璧輝煌的宮廷氣勢；文武場分列於舞台的左右角。不同的是，依著佈景另搭建了高高的樓台：兩側設有階級以供上下。樓台正面是腰高的欄干。絲竹鑼聲中，宴會已開始。除了於舞台正前方表演的舞者，扮成王公將相的演員則依著矮腳長方形的桌子，盤坐於後，正觥籌交錯、大嚼大吃之際。坐於正中央的當是皇帝了，卻不時轉頭對著坐於其左側、神情冷肅、穿著翠綠衣裳的女子，既似挑逗還似討好的嘻笑著。綠衣女子於舞台上尤其顯得醒目引人注意了。

舞者僂僂舞罷，鶯聲燕語回到座席後的空位坐下，身旁的臣子們於是藉著為她們擦汗之際，佔了些身體上的便宜。隨著，由後台又陸續蓮移衫飄、出現另一組服飾不同的舞者、表演。

風吹過林木，葉落隨著樂音顯得有些猶豫飄盪、飄盪……

（整理著石定仔與他一夥兒、也已經故去的**老酒腳**傳言「紅頭山上三五時候有歌仔戲搬演」的故事時，一波一波弦樂器演奏的音樂穿過鬱熱的空氣溼溼黏黏浮盪耳旁；那是即將出場說幾句話的阿基咕他叔叔，不時要在日頭滑落中央山脈仍繼續照亮對面海岸山脈的那一時刻，輕輕轉開他那台擱在桃心木櫃子裡

的勝利牌電唱機，小心翼翼將唱針頭放到已經數不清承受唱針轉動多少圈地球的唱片上面，於是響起並不受左右鄰居歡迎的悲多芬的《作品 130 降 B 大調第 13 號四重奏》。曾經跟在阿基咕旁邊聽著他叔叔解說悲多芬作此曲的抱負，似乎希望能含括從日耳曼舞曲到賦格曲，舉凡任何體裁形式儘可能綜合在這個作品中開展出來；而此時聽著第一樂章開頭的大提琴與小提琴由重疊奏出各自的核心主題不久即驟然分裂、明顯展現一靜一動、一緩一急、一沉一亢……彷彿看見永遠恬默不語的紅頭山與當年湍急奔瀉、如今只在豪雨之後才能想見**像野火一樣猛烈燃燒**的嘎啞啞溪水兩者的對峙；而陷於這樣的音樂氛圍之中那歌仔戲的絲管鑼鼓聲早已不聞……)

在咱們一街村的風俗是，人死之後不說**埋葬**而是說**種**在紅頭山：譬如籽苗一般種到土壤裡會發芽成長：頂著墓碑的臉等待復活、期待被接引到西方？而石定仔所說，在紅頭山上叢林中看到歌仔戲班演出的情景，自從整座山林逐漸被砍伐改種梧桐繼之檳榔之後，村子裡的人也不再談說這件事，就像紅頭山下的溪水，那幾年逢上乾旱，河床逐漸乾涸縮小而出現了既長且寬的河川地，打動了住在山腳下或半山腰「自謀生活」的幾個老兵，去到「璞石閣」觀察學習種植西瓜的過程方法，於是搭夥在河川地種起了西瓜之後，村子的人不再稱呼溪的名字**嘎啞啞**而改叫西瓜園，漸漸漸漸，是否要將溪的名字給忘了……然而，天總是不從人願，前兩三年確實賣了好價錢(老李老姜老柳老萬還有老滕，入鄉久了也隨俗起來，連續選在山腳下土地公中秋節誕辰拜拜時，請村裡辦桌的婦人炒米粉、鹹菜鴨湯在廟旁空地請現場的信男信女食用)，隨後的第四年，又多了幾個人加入股東，擴寬拉長了種植面積，西瓜藤蔓長得好，結實纍纍，小山村的居民亦不吝於晨昏前來關懷、祝賀，期待好收成。怎料得，大夥兒輪班向糖廠請了兩三天假，頂著「火燒埔」的大日頭來到西瓜園幫忙採收的那天午後，兀的晴天霹靂，下起一陣大大的西北雨……雨，啪啦啦的落在熟透的西瓜；雖然，西瓜有稻草墊底也備有稻草有塑膠雨布，雨勢卻來得特急啊！而那樣的上蒸下燜，啪啦啦的西北雨，點點點成了利刃哪，或斜或直往西瓜畫著墨色曲線的翠綠頭臉，劃下——迅即聽得此起彼響的悶悶的龜裂聲：破！破！破！破！破！破……老宋、老姜、老柳、老萬還有老滕，當然還有，也跟著過來幫忙採收的村民一樣抱起稻草遮掩、拉起塑膠布覆蓋——枉然矣。

老宋、老姜、老柳、老萬還有老滕一屁股坐到熾熱的沙石上，一臉邈然，兩隻眼睛直直盯視著遠遠、白花花陽光高照、墨綠反光的東邊海岸山脈，就在西北雨，隔著公路、隔著鐵支路的嘎啞啞溪床上，恍如尖刀刺刀般，點點刺在熟透的西瓜外殼，隨即響起，西瓜皮裂開的噠低噠低噠低攻啊進攻啊哇喔哇喔哇喔哇喔哇喔殺殺殺殺殺……破！破！破！破！破！破！是曾經歷過多少生死別離的戰場亦只是由軍中退下自謀生活種植的西瓜園……

我的名字叫阿基咕，今年三十九。大家都說這隻狗是壞狗：台灣話的九和狗同音。依照我們村裡老人的說法，壞狗的意思就是說我會遇上大災厄——攪不定，活不過四十歲！（世事也總是這般巧合嘛！咱們村子老人家一遇到歲數有九字的無不慎言謹行，真是害怕遇著外鄉來的人問話前的「阿伯阿姆啊，你看起來真是康健喔！今年幾歲了？」）你聽過這樣的說法吧？報紙就登過：汽車牌照因為號碼前的外國字 F4 區域代號與台灣話赴死音諧而曾經拒絕換領的新聞！而赴死正好也是報紙冊封為死亡公路的花東公路這個地區的代號。也是好死不死——俗語講的，槍子打著卵鳥孔啦：注死的(注定該死的)，剛換過 F4 新牌照的幾輛汽車接連在那時候出了車禍。事實上，如果你是依著交通規則在這花東公路開車，肯定你要一路幹到嘴歪：那些個以騎摩托車方式把公路當作產業道路來走踏的駕駛，根本不依照他們死記活背應付考試的交通規則——根本就是，拿著駕照的同時就把所有的規則丟到肩胛後，公路好像成了他家門前的院子，歡喜怎麼橫衝直撞就高興那麼的直撞橫衝……失禮，扯遠了。對於死，說也不畏，我並不是那麼在意：早死晚死，人人都會死的，不是嗎(是嗎是啊)？依照我們村裡老人的說法：「人，活得歲數剛剛好，該死就死，這才算好命；可不要活得過老，該死不死的惹人嫌招人怨不打緊，人，不像人的活著才可憐哪！」這，我可是照著我們村裡老人的話，一字未加、半字沒少的轉述喔；比如「活得歲數剛剛好」是幾歲？我沒問也沒聽說過，所以無法告訴你正確的數字；至於「人，不像人的活著才可憐哪」的意思，依我的所見所聞，猜想是與現代人的不尊重老人不關懷老人(有啦，需要老人幫忙這個那個的時候，稍稍例外)；沒尊沒嚴老活著幹嘛！說起來，天都要黑半邊呢——真失禮，我又扯哪兒去了——問我死的感覺如何嗎？好得很：有如睡夢一般；所不同的是，沒有惡夢驚醒時的惶恐難安與美夢醒來時的流連悵惘的分別……

喂喂喂阿基咕稍等稍等一下！

你這一回不是主角，主角是你我他的朋友久貴這個人與他的朋友喔(照實說也沒有哪個是主角哪。或者說人人是主角也不是主角)！我這兒是借用你的身影出來亮相、說上幾句話作個「引子」，引出與你我他同那個年代擠進清晨四點零五分柴油普列車，漂漂搖搖，心裡唱著再會啦心愛的故鄉我心愛的彼一個人，我要來去都市打拼……而那時候，北漂的人潮啊大包小包，肩上揸的手上提的，甚至，還有扛著棉被鍋盤的唷，擠出火車站，快步跑向緊鄰的公路局站，排隊購票；同行的則分頭購買早餐也有買暈車藥的喔……多少年過了又是多少年，有誰還記得舊火車站、有誰記得站前廣場，往東邊方向三兩百米外即可見到太平洋海灘的浪起浪退？

阿基咕回說：喔，是喔？啊蕭耶，你寫我的那篇故事進行得怎樣、寫好了嗎？啊你遷回住到咱們小山村也有二十幾年了，看你時不時就坐在電腦前敲敲

打打，依你的話說是**做工、做工**——電腦是什麼碗糕我是不懂啦，可我記得清楚，那時候在台北開計程車，載人客到永和時(就是你心裡常說的你墜落開始的所在)，就順路去找你說說話，說說心事，總會看到你趴在桌上，手抓著筆寫啊寫的；有時還會抓著報紙或者雜誌，要我看你發表的故事——現在呢？你說用電腦敲寫故事，要刪要改方便多了。可是……喔喔喔，講到這，我就忍不住想起我那可憐的綠珠愛妻呀，今在何處？

某年某月某日

抽空整理久擱的《綠珠》稿子，竟然，不知不覺趴在電腦前的字盤睡著了！竟然！看到阿基咕站到我身旁，伸手就往我的腦袋瓜敲了幾下說：喂蕭耶，啊我的故事你寫到哪兒了？我回阿基估說：你的部分算是寫好了呀，可是關於綠珠的部分，嗯嗯嗯，還在腦子裡翻騰哪！聽我這麼回話，阿基咕哈哈大笑幾聲，說了：哼，我知知咧啦！你今也正忙著「久貴/酒櫃/酒鬼」那幾個人的**後事**啦！然後轉身又是喔喔唸著，我可憐的綠珠親親愛妻哪你到底在哪裡(確實無誤，阿基咕是這麼說的)？然後消失不見……

蕭耶，真的很久沒人這樣叫我了。蕭耶，意思是姓蕭的(譬如國語話的老王老李啥的)，同時也可以聽出兩人熟悉的程度，而台語的諧音正是**瘋子**的意思；雖然我的名字是蕭木。

啊沒，今也到底是安怎啦！到底現在是怎麼回事兒啦！這是久貴這個人與他的酒友，講沒半句話——或者，半醉半醒獨自一人，勿論在何處、在怎樣的無人可以想像、瞭解明白的情況裡，只要稍稍耳尖的人都可以、可能聽得；譬如**石定仔的話母**一樣，在咱們小山村與空氣同在……

某年某月某日

早晨有霧，自海岸山脈游移過來，在台 9 線公路以西的小山村微微掠過；有霧的味道、有霧的聲音——與林木雜草野花飛鳥招呼問好的聲音。大約半小時之後，天空逐漸開朗，陽光雖仍受著東北季風的影響，猶可見很是努力、放光。大約隔了一個月吧，住的地方這才比較全面的放晴。據聞，這是六十三年來「日照」時間最少的一年。那麼，我住的小山村所以到處濕漉漉、泥泥濘濘，青苔長得多麼順意、欣欣，自是當然。

遷至新的住處已過三個月，幾乎陰雨日日，胸膛、腦袋都快發霉長苔了，就如屋簷下一片一片的綠苔。心情雖然不必與這樣的氣候扯上牽連，的確也不是好過；我上了年歲的身心，似乎也可說，大多時候讓自家都感覺著是否對一切人世間的物物項項麻痺了？可我常對迎面而過或停步在村子裡大樹下、屋簷下**啖散**(隨意小吃小喝)，使用粉紅色塑膠杯喝著米酒，也可能「滲透」廣告語粗聲嘎啦唸著「明兒早的氣力今兒日給你存便便」、村民稱作「醬油」的飲料，聽著比我多點兒或歲數比我少的村民，話說如何怎樣的年代，他們都做了什麼

——其間，雖重複多次也還是聽著時感覺關懷的話語：你的腳怎麼啦？到那個啥醫師的診所打針、有效！我的回答也是已成習慣的：一是我對不起我的腳；其次則是因為痛，才感知自身還活著的話——致於還活著幹嘛？沒人問；想當然，縱使費心盡力要編個「故事」或「搭嘴鼓」作為回答，恐怕連個老臉都已盡失的我，只得呵呵呵一笑置之；譬如前言所敘：「是否對一切人世間的物物項項麻痺了」：設若有人問到。

插曲：俗話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大概也是經驗之談吧？對於我似乎無稽。然而，前幾日的夢呢？雖然，在夢中或只是幾秒，卻讓我醒來乃至連著數日的思緒，無端也可能因有所感慨，揮之不去……夢裡「我不知因由，自何處搞得一頭一臉的泥穢；在何處沖洗、擦乾，不知。洗臉之後，習慣在臉上輕抹面霜而伸手向在一旁不曾見過的婦女問取（我是誰啊竟然有人服伺）。那婦人拋給我一句：你還有臉皮嗎？遽然而醒。屋外還是持續的兩點，淅淅瀝瀝、答答滴滴……之後，也參差想起初初搬進縱谷這小山村曾經寫了二、三頁，篇名暫訂《戴面紗的男人》的短篇故事。寓意何在？自省：我對不起了誰？我幹了什麼見不得人、「沒有臉皮」的事兒了？每個人的身心都擔負有對於人的罪愆與責任。我只是窮啊，現實如此（無有展現的現金與實利）！或許是我對不起自己，連帶也對不起曾經對我好、對我有所期許的人嗎？然而，不該窮而窮（誰該窮），是沒臉皮的事兒嗎？事實，因為感受到仍有許多一直一直關愛我的友人，我覺得是富有的、還有生機的；否則像我這樣「不事生產、社會的寄生蟲」，早早就被拋甩、棄於一邊去的「廢物」，不就早早發揮最後也是唯一的剩餘價值：腐蝕、餵蛆、不存在了嗎？那麼，趁著現此時還在「呼吸」的當下，深深鞠躬向所有我認識的人回一聲：承蒙、感激；抱歉、對不起！我仍在奮力中……（補記：大年初一，Adaw知道我一個人過年，騎著機車穿過平地森林園區，來看看我、聊聊。他因為騎機車，不便喝酒。我一個人喝著酒，不知何故竟然談起我將繼續再次動筆的《帶著面紗的男人》。他抽煙、嚼著花生米，聽完我說的故事，問他意見：Adaw 猶然本色的慎重、恬恬不置一詞。我卻興奮的嚷叫：原來我的腦袋還是這麼年輕、好使啊！原來要寫的某些東西還是需要有一個人來聽聽——我說完了，彷彿任督二脈豁然打通了：原來久久「囚禁」於黑暗心底的「故事」於是撲打幾下翅膀、飛了起來……）